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益智錄 序、跋、題辭

跋 庚申之春，餘罷官後僑寓稷下，杜門養病，惟以書籍自娛。客有言《益智錄》者，亟購其書讀之，亦搜神志怪之流；而筆意矯矯絕俗，迥非近今操觚家可比。其著名為歷城解子鏡，名鑿。爰訪其人，而歷邑鮮有知其姓字者。嗣聞其設帳於黃台山，在城北八里許，因宛轉招致之。無何，扣扉見訪，則皤然一白叟也。詢其生平，自云：少應童子試，至老不遇，卒未獲祿；家貧，恃訓蒙為業，今行年已六十矣。其人清臞鶴立，意致溫雅，語言訥訥，如不能出諸口。而於諸子百氏之書，多所涉獵，工文善詩，究心於古。此編則誦讀之餘，戲仿淄川蒲氏《聊齋志異》而成者。以此窺解子，猶泰岱之一拳，滄溟之一勺耳。談者見其規仿《聊齋》神肖，謂可與《聊齋》爭席，餘謂不然。《聊齋》天才橫逸，學問奧博，後人詎易相踵？然《聊齋》以懷才不遇，特借此以抒其抑鬱，故其書呵神詈鬼，嬉笑怒罵，無所不有，殆亦發憤之所為作耳。解子少負雋才，一無遇合，至垂白之年，猶坐窮山中，訓童子以餬口，其窮厄視《聊齋》為何如？而所為書，無一骯髒語，無一輕薄語，勸善懲淫，一軌於正。雖與《聊齋》同一遊戲之筆，而是書獨能有裨於世道，是其讀書養氣之功，視《聊齋》差有一長也。然吾因之有感矣。人情好奇而厭常，震虛聲而寡真賞。《聊齋》以沉博絕麗之才，搜奇獵異，出幽入明，自足以耀士林之耳目。而其時又有名公卿負海內龍門之望，片言品題，聲價百倍，故雖窮困潦倒，而猶能聲華藉藉，傾動一時。解子才非不逮，徒以恂恂鄉黨，不慕浮華，不矜聲氣，坐使名字不出於裡閭，士大夫幾無有知其誰何者，斯非一不平之事耶？顧餘幸歷城時，解子猶應縣試，餘以風塵粟六，竟未物色及之。今餘解組將歸，解子已篤老，乃始相與扼腕而歎也。嗚呼，晚矣！

咸豐十年八月，滄州芸士葉圭書跋。

### 序

餘濫竽齊垣，已十有三年矣。歷下之名儒碩彥、學士文人，凡耳所聞而目所見者，似已野無遺賢矣，乃未聞竟有解公子鏡其人者。戊辰夏六月，其兄持子鏡先生所著《益智錄》十卷見示。細心浣誦，斑駁全窺，始知子鏡先生乃濟南之名下士也。何竟未之見而並未之聞也？餘滋愧矣，何見聞之不廣也！至此益恨相識之晚。觀其全部中，或探奇獵異，或談鬼搜神，大半以遊戲之文而寓勸懲之意。至用意之離奇變幻，用筆之排側纏綿，雖從《聊齋志異》中得來，而勸善規過之深心，福善禍淫之意旨，凡有關於綱常倫紀、世道人心者，殆有過之無不及也。以先生之才之學，即擢高科，登顯仕，其政績所著，可以激勵世俗、維持風化者，必綽綽乎其有餘矣。乃竟青衫未博，黃卷終身，豈天之報施才人，固當如是耶？豈以一行作吏，鞅掌簿書，日從事於案牘紛紜之會，不足以展其才耶？日馳逐於冠裳文物之場，不足以竟其學耶？故使投閒置散，厄其遇以老其才；鑄史熔經，專其心以精其學。欲先生之才之學，不特表暴於當時，直欲流傳於奕祀；不特宣揚於一世，直欲永著於千秋耶？果如是，則天置之位置賢豪，其用心亦良苦矣！始焉特為先生惜，繼焉不為先生惜，而竟為先生幸焉。先生固可以無憾矣！

同治七年六月下浣，張葆誠虞階氏序。

### 序

說部書，唐宋人尚已；近今則蒲留仙《聊齋志異》，怡心悅目，殆移我情，不厭百回讀也。其敘事委曲詳盡而不嫌瑣屑，其選詞典瞻風華而不病文勝，其用筆輕倩波俏而不失纖巧。其奇想天開，憑空結撰，陸離古怪，出人意表，而不得謂事所必無，以烏有子虛目之。向以為絕調獨彈，殆寡和矣。辛酉夏，餘於役歷下，得解君子鏡所著《益智錄》八冊，細讀一過，而驚留仙有嗣響也。同年友葉芸士廉訪謂其為書「無一骯髒語，無一輕薄語，勸善懲淫，一軌於正」，大異乎《聊齋》之呵神詈鬼，以抒其抑鬱牢騷之氣者，斯言當矣。顧餘尤喜其逼肖留仙，而無刻意規摹之跡，是真善學前賢而遺貌取神者。亟宜付梓，以公同好，抑以知操觚為文，師古非襲古也。解君具如此才華，博一青衫不可得，訓蒙鄉曲，今已垂老，而托心豪素，絕無幾微不平之鳴犯其筆端，其學與養為何如矣！學士讀書稽古，懷才不遇，即遊戲文章，亦足立言不朽，如芸士謂為若勸若懲，有功世道云云者。吾知君雅不欲以斯錄自見，而斯錄未嘗不可以見君；斯錄不足以傳君，而君固將以斯錄傳也。質之芸士，當不河漢斯言。

咸豐辛酉夏至後十日，濱州杜喬羽筠巢甫識。

### 序

自經史以逮諸子百家，其立言不同，而大旨要歸勸善懲惡而已。顧正言之或不入，不如喻言之之易入也；莊言之或不聽，不如詭言之之動聽也。此稗官野史有時亦與經傳相發明也。辛酉秋，解君子鏡訪餘於濟南講舍，出所著《益智錄》見示。適值逆氛不靜，匆匆旋裡，未遑卒讀。壬戌春，仍返歷下，始細讀之，歎其寄意之深且遠也。士君子乘時得位，往往於文翰無所表見，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即或有志著述，而摭拾諸儒之語錄，獵取考據之陳言，令人讀不終篇，輒思掩卷。又其甚者，搜隱怪而有悖於經常，聘妍詞而不止乎禮義。冀其感人心而維風化也難矣！斯錄也，遠紹《搜神》、《述異》、《齊諧》志怪之編，近仿《聊齋志異》之作，筆墨雖近遊戲，而一以勸懲為主，殆主文諷諫之流歟！所謂與經傳相發明者，其在斯與？論詩者謂窮而後工，解君懷才不遇，藉此以抒其懷抱，固宜其文之工也。是錄一出，將見洛陽紙貴。其終湮沒不彰耶，較取科名登月無仕者，所獲固已多矣，何憾哉？

同治元年秋七月，利津李佐賢序。

### 序

自經傳而外，有《史記》，有諸子書，有百家言，又有五才子及雜著紀說，紛紛不一。其間之博洽者，足以益人之心思；怪異者，足以駭人之耳目。大抵不外乎情與義而已。其工於言情者，凡喜怒哀樂之所發，或合情之正，或溺情之偏，莫不各肖其事。迨夫因情而適於善，徇情而罹於惡，是皆情之所至，而有不可變移者。故言之娓娓，不究其終不止也，至性之本初與後勿論也。其善於言義者，凡綱常倫理之所在，內而係於家庭，外而關乎廊廟，莫不各著其宜。迨夫行義而由於智，守義而蹈於愚，亦皆義之所迫，而有不能推諉者。故道之諄諄，不微其實不已也。至理之當與否，勿論也。

吾邑同硯友解子鏡者，賦性深淳，為人樸實，博學能文，工詩善賦，最嗜古文，不摩時藝，因托幽情以舒嘯，欲寄遐思於離奇，乃作《益智錄》。書成，攜以示餘。餘反覆披閱，見其情意纏綿，詞理清晰。而言之典雅者，摭拾群經；事之荒唐者，胚胎諸子。言情則如膠似漆，言義則截鐵斬釘。有者無之，無者有之，隨其意之所及，以抒其口之欲言。雖妖魔鬼蟲，牛鬼蛇神，莫不齊赴腕下。鏗鏘鏘史，擷藻揚芳，有莫可名言者矣！至於敘事，其來也突如，其去也悠然，筆法之妙，猶其末焉者耳。解子僻處鄉隅，人或以孤陋寡聞目之；困阻饜序，人或以才鈍識淺議之。為是書，固借以抒其鬱悶，要亦准之情與義焉。斯錄雖亞於《聊齋》，實與《聊齋》筆墨無異，固足益人神智，而尤篇篇寓勸懲之意，凡無關世道人心者，概不詮錄。餘是以樂為之序。

咸豐歲次甲寅小陽春書於拙逸軒，愚弟黃南賓琴軒甫拜撰。

### 序

夫人之傳奇著說，每隱匿其名以泄其忿，或暗藏其事以抒其懷，使後人閱者，豔其詞之秀麗，賞其筆之英豪，而於世道人心毫無關係，此最足為文人之大戒也。子鏡解子，餘同村故交也。少時苦志詩書，未獲拾芥；晚歲留心風化，常欲傳薪。每於教讀之餘，著有《益智錄》數卷。凡所見所聞，無不隨手抄錄，而於忠孝節義之事，更一一詳細敘明，使閱者觸目警心，天良自動。是於詩教之勸善懲惡之旨，大有體會，其變化世道人心之微意，豈淺鮮哉！如謂敘事之詳明，用筆之奇絕，非所以識解子也。是為序。

咸豐五年秋八月，同邑春卿弟吳炳榮謹識。

### 序

歷下解子鏡，高士也。博學工詩，雅好古文，不作時藝。生平慕蒲留仙之為人，因仿其筆墨，作《益智錄》一書。其文光怪陸離，其詞清新俊逸。其寫情則纏綿悱惻，其演義則慷慨激昂。其論忠孝也，則易感發人心；其談節烈也，則可維持世道；其搜神談鬼也，則能新人聞見；其談玄紀異也，則足豁人心思。以鸞翔鳳翥之筆，寫神出鬼沒之文，正不徒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止以富麗為工也。奈具此才華而不樂仕進，高臥林泉，以著述自娛，其識度學力，有非時儒所能及者。乙卯仲夏，以所作《益智錄》示予，予反覆披閱，不禁擊節歎賞，而謹為跋語焉。並贈《鷓鴣天》詞一首：「胸有才華故欲鳴，書成能使鬼神驚。全憑筆墨傳奇異，半借文章寫不平。談節烈，紀忠貞，維持風化寫深情。留仙已逝情誰續，續補《聊齋》《益智》成。」

侯功震百里拜讀。

### 序

王子春，餘設帳於郡城之北鄙，獲交防如蓋君。落落空齋，村居無聊，每於功課之餘，剪燭烹茶，邀防如作竟夜之談。一日，以解君子鏡所著《益智錄》示餘。餘披閱之下，始知先生為歷下名流，一時宿儒，而命薄時蹇，試輒不售。於是絕意功名，授童蒙於黃台；殫心著作，富搜羅於青箱。雖街歌巷議，傳之即為美談；而目見耳聞，著手皆成佳話。以滿腹繡虎之才，拘來社鬼；拈一管生花之筆，寫彼城狐。乃牽蘿補屋，惟知安夫清貧；而哀雁悲蛩，藉此抒其懷抱。嗟嗟！先生之才若此其富，先生之遇若彼之嗇。先生之境益苦，而先生之書不自覺其益工矣！故其謀篇也，長而不冗，短而不促；其造句也，整而且練；其運典也，俗不傷雅。而其勸善懲惡之意，其有功於世道人心，豈淺鮮哉！餘以為，以是書為消遣釋悶之具也可，即以是書為庸民覺世之文亦無不可。如徒以遊戲筆墨視此書，其亦失先生作書之旨也已。

咸豐丙辰十一月朔，平陵亦山尹述甫書於棠華礎館。

### 序

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《詩》主美刺，《春秋》主褒貶，其義一也。自是以降，惟紫陽《通鑑綱目》懷惻然遠承筆削之旨，上昭天道，下翼人倫，所關於人心世運者，良非淺鮮。嘗考著書之家，如道家、釋家、法家、名家、農家、兵家、醫家、縱橫家，莫不各抒所見，自成一家之言。而於勸懲之義，則概未有聞。說部中如《搜神記》、《述異記》、《續齊諧記》、《神異經》、《十洲記》、《高士傳》、《神仙傳》、《洞冥記》、《英雄記抄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武帝內傳》、《飛燕外傳》、《雜事秘辛》、《輟耕錄》、《雲仙散錄》、《湘山野錄》，皆足廣見聞，紀風土，補史乘，資譚笑矣。然而述奇怪則滿紙螺亭鼠國，談神仙則一篇玉液丹砂，誇智謀則使我心驚舌咋，寫嫵麗則令人目賊情搖。至於令見之者生慕，聞之者懷慚，刻薄者識偏私之無用，詭譎者悔機械之徒勞，則亦概未有聞。於矚！著書非難，著書而有裨於人心世運則難矣。解君子鏡，嗜學士也，名場微逐，垂四十年而未博一衿，晚乃屏棄帖括，以遊戲筆墨為娛。庚申春，以所著《益智錄》見示，其間忠臣孝子、名士美人，以及夫婦之愚，禽蟲之細，綱常之重大，日用之瑣微，奇緣怪遇，鬼邪狐妖，靡不畢具。俾讀之者有時而慕，有時而慚；有時而懼涉於偏私，有時而恐鄰於機械。乃知解君非以筆墨為遊戲，直以筆墨為補救也。於矚！著書無可貴，著書而有裨於人心世運如解君者，則誠可貴矣。或曰是仿《聊齋志異》而為之者；或曰是仿《聊齋志異》而為之，並不亞於《聊齋志異》者；或曰是仿《聊齋志異》而為之，尚不及乎《聊齋志異》者。要之，是錄自有足以不朽者，無事總總焉與《聊齋志異》絮短較長也。

愚弟鄭錫麟拜題。

### 序

歲在庚申，餘奉諱歸籍。適與於團練事，因識解子鏡，蓋宿學而未遇者也。日者，出所著《益智錄》八卷示餘，餘受而讀之。其筆墨全仿《聊齋志異》，而大旨則歸於勸善懲惡。其中言孝弟節義處，剴切悱惻，可歌可泣，可以裨人心，可以補世道，誠渡世之寶筏，非尋常說部家可比也。吾因之奇解子矣！士君子不得志於時，往往以其抑塞磊落之氣，形諸筆墨間。故其發為文也，憤時嫉俗，呵神罵鬼，藉題抒寫，以自鳴其不平。雖咄咄逼人，亦自雄視一時，而勸懲之義無裨焉。今解子之文，卓卓可傳如此，乃終身不得青其衿，可不謂數奇歟！及其立言，則心和氣平，有箴規之意，無憤懣之私，款款曲曲，沁人心脾，其讀書養氣之功，殆有加人一等者乎？抑餘又有說者。使解子而置身通顯，吾恐一行作吏，此事遂廢，又安能優游翰墨，得此奇文共賞耶？故有留仙之不遇，而《聊齋》以顯；有解子之不遇，而《益智錄》以顯。解子亦可以無憾已！

咸豐十年十二月，同邑紫峰弟孫官雲拜讀。

### 序

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者，往往憤發著書，以抒其生平所蓄積。其考經證史，博綜古今，成一家之言，足廣學識而備採擇，尚已。次則搜羅異事，編輯瑣言，於憤世嫉俗之中，寓善善惡惡之意，雖事多子虛，詞非典要，然無損於己，有益於人，猶勝於儷白妃紅，雕雲鏤月，浪費筆墨而已也。小說家言，起於漢晉，而盛於唐宋，自《冥洞》、《搜神》而下，其名更僕難數。近今則《聊齋志異》一書膾炙人口，嗣是作者如林，雖各有所長，要皆出於藍而不必勝於藍也。餘幼嗜異聞，凡諸異之書，無不竊取觀之，家所無者，多方假借。大抵互有短長，未易軒輊。後得河間紀曉嵐先生《閱微草堂》五種，見其寓莊於諧，約奇於正，敘事則簡而明，言情則雋而雅。在先生則為遊戲之作，在讀者已獲藥石之益。始知稗官小說，以大手筆為之，其異人固如是也。解君子鏡，餘應童子試時所識也。通籍後，不見者廿餘年。咸豐己未，餘引疾家居，忽來訪，出其所著《益智錄》示餘，且索序。餘嘗竊論之：《聊齋》善摹情景，抽密呈妍，窮形盡相，才子之文也。其間嬉笑怒罵，無所不有，可為勸懲者十之三。《閱微草堂》則善談理致，牛毛繭細，推敲辨晰，期於理得心安而後已，著作家之文也。不矜雕飾，不事穿鑿，可為勸懲者十之七。暇日得竟覽解君之書，見其盡態極妍也，則有似於《聊齋》，而虛白道人評語，則不悖於《閱微草堂》之旨也。豈徒矜奇詭論，取悅俗目云爾哉？亦可以傳矣！至解君之懷才不遇，諸序已詳言之，茲不贅。

愚弟楊福祺拜讀。

### 序

士君子不得志於時，往往憤世嫉俗，激昂慷慨，作不平之鳴。蓋有所蘊於中，而不得施之於世，每假文章以泄抑塞磊落之奇。或牛鬼蛇神，創為謬悠之論；或妃青儷白，好為媒褻之詞。淺學者雖驚心駭目，而識者歎其才之大，而惜其理之不醇。故《搜神》、《述異》而外，說部無慮數千百種，求其中正和平，合於勸善懲惡之旨者，卒不多得。餘友解君子鏡，於書無所不窺，下筆

輒數千言不懈而及於古。顧性不慕榮利，早歲亦嘗業帖括，逐名場，不數年即捨去，惟以著述自娛。設帳黃台山寺，空齋蕭然，百氏坐擁，泊如也。歲丙辰，有《益智錄》之作，奇聞異說，隨筆條記，方數卷耳。癸亥冬，餘奉諱旋裡，聞所著已哀然成集。攜以相示，快睹全豹。中載孝子悌弟，義士節婦，以及鬼狐妖邪，旁搜博採，詳載其言之。其微顯闡幽也，使人可感可興；其纏綿悱惻也，使人欲歌欲泣；其窮形盡相也，如鑄鼎象物，罔兩畢現；其傳神寫照也，如優孟衣冠，聲情逼肖。奇而不詭於正，變而不失其常，而總不外乎勸懲者，近是。至若謬悠之論，嫫褻之詞，與夫肆口低譏，藉抒憤懣之語，概乎其未有，誠有如自序所云者。於此見其學之醇，而其品之優也。此書一出，俾世之讀者，隱戢其邪，匿變詐之心，而共返於正直平康之路，則其為功於世道人心也，豈有極哉！

同治三年歲次甲子秋八月，愚弟汪仲洵拜題。

#### 序

蓋聞川岳之靈，蓄之久者其氣秀；而斯人之德，積之厚者其光華。此勢所必至，理有固然也。予近村解子鏡先生，業儒有年，學稱富有。雖終身未拾一芥，而考其生平，想見其為人，德高閭里，品重鄉黨，殊非可以功名重輕者。泊乎晚年作有《益智錄》一書，豈投閒置散，不得志於世，藉以吐其胸中之奇耶？及閱其書，而知其設心立意，無非諷勸斯人，曲為點化，皆於世道人心有關，非以閒情弄筆墨者比，譬諸清夜晨鐘，發人深省。凡奇怪不經之事，悉舉而歸諸行著習察之常，為因為果，俾知戒懼，即慎獨之義也；共識平情，即絜矩之道也。其言近，其旨遠，牖民孔易，而其所以扶世立教者，不即於是乎在哉！至若佈局之密，造句之工，運筆之妙，應濃以濃，應淡以淡，猶其外焉者也。吾願閱是卷者，勿泥乎其而取其文，勿僅取乎其文而原其心也。是為序。

同治三年歲次甲子秋八月，世晚王廷槐植三拜讀。

#### 序

昔昌黎氏曰：「物不得其平則鳴。」至哉言乎！自六經四子外，凡有著作，有能外於此者乎？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呂氏春秋》，遷之《記》、固之《書》，老、莊之玄奧，屈、宋之哀怨，他如曹、劉、潘、陸、顏、謝、李、杜之詩，莫不挹精華於典籍，抒憤懣於胸臆。確乎離詞力托和平，而揆其所由，實激昂感慨，有不能已於中者。至於稗官，上溯《齊諧》，下迨《聊齋》，皆一脈也。吾堂伯母解氏姪子鏡者，有高世之才，無偶世之遇，年逾知命，而竟一芹莫彩。彼倉之位置，將欲假之以鳴乎？假之以鳴，故亟使之不得其平。然遇雖不平，而發之於文，必使理得其平，以視夫徒矜筆妙、無關正義者，有迥殊焉。此其力扶名教，足以資人考鏡、啟人聰明者多矣。書名《益智》，其智固洞悉百家，而羽翼經傳，不徒自炫才藻已也。天下智者見之，謂之智，殆即是錄之定評歟？是為序。

咸豐六年重陽日，愚表弟笠民譚金詔謹識於都門濟南館舍。

#### 序

昔人云「見駝峰謂馬臃腫」，蓋譏俗士眼光如豆也。不知六合之外，何奇不臻；百子之書，眾美畢羅。尼山氏有所不語，豈必絕無者始不語哉？然而《搜神》志怪，《洞冥》述異，非不驚世駭俗也；刀山劍樹，牛鬼蛇神，非不礙目怵心也。類皆矜奇弔詭，無裨事實，故罕觀其書。自《聊齋志異》出，而一切稗官野史咸為擱筆，後之說部莫有能登其堂齊其轍者。解子鏡，績學士也，年逾知命，未嘗領一衿。其磅礴鬱積，無所發抒之意，每寓之於文，久之，哀然成帙，名曰《益智錄》。乙卯秋，攜以相示。餘適養痾空齋，倚枕翻閱，半皆近時事，藉以驅睡魔，意得甚。惜餘固陋，不足傳解子，心竊憾焉。今夫懷才瑰異，致身通顯者比比矣。否則，有所著述，藏諸名山，待其人焉可也；不然則駕名於王公巨卿，附驥尾以彰矣。餘何人斯，烏能序解子書而傳之哉？然嘗讀《志異》，見其驅遣莊、列，出入騷、雅，睥睨一世之豪傑，開拓萬古之心胸，而傳之久遠。其書滿家者，則於世道人心為兢兢焉。今是書，吾不知其文視留仙何若，而渡迷津，覺寶筏，猶是先生之遺意也。即以是質諸解子也可，敢序解子之書哉！

同學愚弟夢蕉氏王履中盟題。

#### 序

餘平時披覽《聊齋》一書，見其心神所注，實關風會，未嘗不拍案驚奇，賞其寓之善藏也。不意留仙先生於此書尚未著畢，而竟歸諸夢寐，其所行於後世者，僅過半耳。惜無人焉起而續之，以成先生志也。時咸豐五年，餘自歷下歸，路經黃台山，聞有書聲出自廟堂，知其中有塾師在焉，遂進謁之。晉接之下，始知為歷下子鏡先生也。詢有所作否，曰：「有。」遂出《益智錄》草稿數卷以示餘。餘覽之，心神恍惚，似歸《聊齋》幻境。先生殆留仙轉世乎？不然，何形神之想像若是耶？先生自名之曰《益智錄》，非先生之智益，實有以益乎人之智也。名之曰「益智」，誰曰不然？凡我同人，借往觀者，不可以風月主人、煙花總管而為先生律也。先生之為人，特達無求，名利不慕。積半生之困厄艱辛，發而為千百萬言，以舒生平之志氣，真先生之一片婆心耳！奈茫茫六道，多成藩囿之花；的的三山，倖存半江之露。知先生者，其在青山明月間乎？是為序。

咸豐五年六月初三日書於山陰書屋。長山縣李恩壽伯敷氏草。

#### 序

《聊齋》一書，其事多子虛烏有，其文半牛鬼蛇神，說者謂《聊齋》之志荒矣。顧其事雖子虛烏有，而其理則白日青天；其文雖牛鬼蛇神，而其志則忠臣孝子。惟《聊齋》之志荒，斯《聊齋》之心苦。書所為繼盲《傳》腐《史》，稱絕筆也。同邑友解子，績學士也，工文善詩，尤癖好古文。脫使英年奮跡，俾出其所學以潤色聖世太平，一時著作當必有與《聊齋》同工而異曲者。乃文章憎命，竟未得顯其功名，迨晚歲，遂絕意進取，惟日以吟風弄月，筆墨遊戲為娛。於是當課讀之暇，爰仿《聊齋》體例而成《益智錄》一書。夫是錄之作也，本放達不羈之才，托荒唐不經之事，以發其鬱勃不平之氣。是錄之所以作，即《聊齋》之所以作。是書也，殆真有與《聊齋》異曲同工者矣。然則後之讀是書者，以是書為《聊齋》之續貂也可，即以是書為《聊齋》之同調也可。

咸豐九年冬十一月，次山愚弟侯維垣拜識。

#### 題辭十章

《益智》新編絕妙辭，爭先快睹已多時。

琳瑯今得窺全豹，始見廬山真面奇。

解翁胸次何超超，一樣葫蘆異樣描。

內寓勸懲外示詭，文如莊列與騷蕭。

絕代曠懷軼世才，山中著作隱黃台。

等閒一管書空筆，曾濯滌源濟水來。

目見耳聞盡畢羅，外孫幼婦擬曹娥。

陸離光怪入良史，留得忠貞孝義多。

搜神譚鬼百篇中，言若湧泉氣若虹。

把酒東窗一展卷，雲陰風淡雨濛濛。  
姑妄言之姑妄聽，一堂虛白一燈青。  
蛇神牛鬼驚人句，渾似東方《神異經》。  
詞人題詠盡成章，莫道筆荒墨又唐。  
我欲追隨訪古蹟，玉環金磬入奚囊。  
鏤影雕空筆引虹，前身應是聊齋翁。  
山精野兔閒吟哦，社鬼城狐點染工。  
休論真假多狐疑，著手成春字字宜。  
若使瑤編付繡梓，《雞林》莫與爭傳奇。  
直與史爭光，高懷不可量。  
詼諧言外見，覆誡語中藏。  
世豈思狐媚，歌將著鬼狂。  
奇書欣展讀，評鶩待漁洋。  
癸丑冬，友人案頭有《益智錄》數篇，披讀之下，不禁欣賞。友更言他篇之佳，予甚有全豹未窺之憾。乙卯春，先生以全集相寄，並命予為序。予不才，敬作題辭十章，即希誨政。  
世晚蓋意城防如甬敬題。

#### 題辭六章

鼠神狐聖富璧羅，想見靈均向壁呵。  
萬物疏觀窮色相，重言較比寓言多。  
廣增《周說》續《虞初》，已補東方罵鬼書。  
娓娓清談霏鋸屑，翻新端不類抄胥。  
仙緣佛果合為家，著手成春論粲花。  
會得個中懲勸意，心田種子茁靈芽。  
豈真拳秀石門端，意蕊詞條作是觀。  
綺語無嫌遊戲出，煉心直勝太飛丸。  
我亦閒居訂古疑，擊撞金石自娛戲。  
雜篇偶擷英華庫，文字因緣信有之。  
久耳芳徽未識荊，得從卷裡悟平生。  
他年稿付梅花刻，許與名山並壽名。  
竹吾弟馬國翰拜草。

#### 題辭

造鳳原非小技，雕蟲定無奇文。讀此卷神情古異，藻彩紛披，緯史經經，雅俗得體。蟻珠九曲，曲曲皆巧；人身百竅，竅竅悉通。錦繡腸中，無端奧妙，可謂大才。仲霖愚弟侯兩人拜讀。  
此書名為《益智錄》甚當，即願以此贈之。蓋以前人有《聞見錄》，不可襲取其名故也。仲霖又識。  
錄中諸作，敘事見性情之正，樹義明理道之大。氣深瀟灑，文極澄清。闡幽顯微，尤得《春秋》善善欲長之意；規過勸善，內寓詩人溫柔敦厚之風，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之作也。可名為「勸懲錄」。

#### 題詞

〔總牌雙調新水令〕一杯濁酒下《離騷》，莽天涯把香魂重弔。塗山翻秘錄，湘水洗情苗。牢落吟瓢，都付與鮑家稿。  
〔駐馬聽〕木客花妖，魑魅多情紅豆少；江妃海若，精靈無恙碧天遙。三生亭畔牡丹嬌，五雲城上芙蓉笑。才多恨轉饒，醉崑崙踏遍了邯鄲道。  
〔沉醉東風〕弔秋月女郎墳小，鎖春陰燕子樓遍。訪天台有落花，泛海外多仙草。盡巫山雨窟雲巢，夢裡如煙卷地消，也要把煙痕細描。  
〔雁兒落〕說不盡逐楊花命薄飄飄，有幾個玉堂人金閨料。算多少紅樓花月身，都睡了黃土風流覺。  
〔得勝令〕問誰個天渚整星橋，月殿響雲蕭；玉枕尋江浦，瑤環覓漢臯。蕭條，步仙蹤環珮渺；寂寥，惜芳塵寤寐勞。  
〔甜水令〕只有些仿彷彿佛，隱隱現現，詩魔縈繞。不是彩雲拋，是筆底精魂做花片兒，一字字都化做豔李夭桃。  
〔碧玉簫〕聽風弄林梢，似有個人娟俏；看月漾花條，似有個人幽窈。情難了，撥秋燈盡力瞧。月兒又搖，風兒又裊，風娟月媚誰同調。  
〔拙魯速〕從今後策神鼇要問碧霄，駕長蛟要破海潮。錦字也休燒，鐵網也休撈。聲蕭蕭是萬樹秋號，勢滔滔是三江暮濤。華嶽是峯嶠，峨嵋是逋峭。恰便似跨湘，賦《大招》，只少個木蘭船，碧玉橈。  
〔尾聲〕玉魚金碗關情抱，是長吉囊中詩料。靡蕪日日生，荳蔻年年老。只愁他普天下作鬼的，相思何日了。  
讀竟佳著，無任欽佩，泣鬼搜神，盡皆入妙。文則大海回瀾，事則夏雲奇峰，殆與《聊齋志異》、《池北偶談》、《虞初新志》諸書爭席，洵足名世壽世，有益風教者不少，誠董狐之妙筆，風雅之大觀也。泯弱少詩書之訓，長無筆墨之緣，忽睹奇文，為之拍案者累日。謹填數詞以志幸。時在咸豐丁巳花朝後日，識於桐蔭花館。  
同邑大夢居士愚弟餘濤雲川氏拜讀。

#### 題詞二章

開編千萬字，一字一珍珠。  
藝苑推班馬，泉台得董狐。  
搜神留秘笈，談鬼慰窮途。  
等此雄奇略，高才絕世無。  
我亦傷心侶，觀君倍黯然。  
青衫遲舊夢，黃卷著新編。  
魑魅留真相，詩書結素緣。  
瓣香誠不愧，奇想繼留仙。浙江紹興府蕭山縣瀛仙蔡慶元初稿

## 題詞二章

皎月秋霜老氣橫，是非名利不相爭。  
娛閒筆墨成遊戲，寄托遙深見性情。  
百琲珍珠穿穴密，一方古鏡照神清。  
如來妙演蓮華法，普作慈航渡眾生。  
編成《益智》適優游，說部應推第一流。  
眼際煙雲觀宇宙，筆端薈蕪擬《春秋》。  
雕鑿造化樓修鳳，刻畫纖微棘作猴。  
曼倩無人柯古去，此書常在世間留。受業梁健謹題

## 改煙兩樓志異元序

憶餘志學之年，嘗從先大人赴外家，道出黃台山莊，遇一臞叟，在門立談。過之，調識此人否？是乃續《聊齋志異》者。當時餘記其狀貌、裡居、姓字甚悉，未見其著書也。童稚識淺，臆《聊齋》何能續？先生殆徒貽狗尾識耳！以故曠世逸才，數十年作者失之交臂。壬辰臘，兒子按遠攜所著《益智錄》來，披讀再四，毋爽然曰：「此璞玉也，何可久湮！」春日多佳，遂忘譴陋，點竄涂乙，校正其訛。刪十一卷為八卷，仍從先生志，改名《煙兩樓續聊齋志異》。蓋以世事愈出愈奇，《聊齋》後不能無異，即不可無所志。惟是談鬼喜妄，情同蘇子之爛漫，幾於神道設教，編輯芻蕘矣！縱品評月旦，筆削陽秋，詎擬大家班氏，而要非畫蛇添足，豈續《西廂》、續《水滸》者所可同年語哉？或謂：世之傳書貴神似，不貴形似。《春秋》繼《詩》，《左氏》、《史記》本《春秋》，即《聊齋》手筆，亦學盲左刑遷而獨辟蹊徑者也。余曰：「固然。然神尚既可，形神畢尚有何不可？」群疑為之一笑而釋。

光緒十九年癸巳暮春廿日一軹宋翹撰。

## 刻《煙兩樓續聊齋志異》改本例言

一、是編原仿蒲氏《志異》而作，其中字句有與《聊齋》如出一手，或少變換而愈新者，悉仍其舊。其詞意近襲，有類演義小說家者，概為刪去。

一、是書初名《益智錄》，聞原稿舊有三部，後失其二。僕所見者，卷端有葉芸士先生手書行草一序。抄選訖，仍還故主。改為《煙兩樓續聊齋志異》，附家藏《留仙四六文》一卷於後。

一、篇中實有踏駁處、冗長處、未能免俗處。僕非好為去取，深恐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，且有蒲氏在前，極盛難繼，易致閱者之厭。原書俱在，識者鑒之。

一、文章本宇宙間公共之物，自鳴天籟，不擇好音，故諸卷中竄易之處，亦未便一一注明。作者既非拋磚引玉，改者豈必點鐵成金？

一、刪定之後細閱，尚不免有粗鄙語。覆思此間編也，惟思雅俗共賞，況蒲志中如「蒸餅」、「抱腰」、「高粱葉」等字亦往往有之，似不宜過刻。

一、是書出迄今垂三十餘年，吾鄉並無傳抄，遑問國與天下。誠有如葉令所云：名字不出裡閭，士大夫鮮知其誰何。斯非不平之事哉！茲者他山之石，謀呼將伯，勉付手民。先生有知，庶可無抱璞之泣也。歷城宋翹一軹甫識。

## 序

粵若鳥翼寒冰，周詩入頌；雉雛彤日，商史垂書。《禮》則丘首正狐，《易》則車心載鬼。以至右文啟化，左氏修詞，鬼且辨乎舊新，蛇亦分乎內外。豕或傳其人立，後鷓更記其退飛。伯有來乎，市則畫散；杜回抗矣，野與鬼謀。莫不探二氣萬類之奇，於以著大中至正之准矣。他如干寶搜神，齊諧志怪；徐福上求仙之策，阮瞻著無鬼之文。是皆泥於一偏，曾何當於大雅！又如北苑之名畫為妖，東坡之間情說鬼；談道則經取西方，參禪則佛求南海。義既無關乎勸懲，事亦奚貴乎編摩。況乎叢書積海，豈少搜奇選勝之辭；稗史堆山，自多盡態極妍之筆。然未歸諸典，則究難許以文章。山左解子，歷下宿儒，錄存《益智》為名，文慕留仙而作。寫仙家之鸞鳳，不賦洛陽；譜水國之鴛鴦，非誇漢女。吹燈而戴女蘿，騷追風雅；待月而攀弱柳，記異會真。影繪張三，說風流亦堪警世；罵同劉四，評月旦絕不惱人。細觀其竹素萬言，洵出彼蒲編一等哉！殆見齊風淫靡，澤貼管子之書；魯俗輕浮，化泯孔家之政。虛堂鏡暗，為表《離婁》；孽海珠沉，代求象罔。慨江河之日下，有禮失求野之思；仰山嶽之風高，得曲終奏雅之意。良工亦心苦矣，哲匠其情怡乎？更願賃千房而觀寶籍，福志瑯嬛；鑄九鼎以象神奸，祥開委宛。書著等身，發天上不傳之秘；餘時刮目，讀人間未有之奇。是為序。

同治五年夏六月，三韓鬆亭氏何毓福拜撰。